



【随笔】

## 弄堂度夏真有趣(老记忆之四十八)

文 阿 Q

弄堂,既逼仄狭长,犬牙交错,又七弯八拐,曲径通幽。在儿时的记忆里,它就是一条生命之河,养育、滋润、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、成熟、成才,我们熟悉弄堂阡陌的脉络,犹如熟悉自己的手掌。尽管弄堂黑咕隆咚,深不莫测,在万籁俱寂的深夜,没有路灯,看不见星星,我们心里就像装了一个导航,驾轻就熟能摸黑辨识方位,寻觅到回家的路,将钥匙插进漆黑的锁眼。若是旁人,即使白天走进弯曲曲折、深不见底的弄堂,仿佛进入八卦阵,兜兜转转,来来回回,也找不到出口的路。我虽然生活在大院里,但是尤其喜欢弄堂里的烟火气,更享受弄堂人过夏天的接地气。对我来说,大院仅仅是我的旅馆,而弄堂才是我追逐、玩耍的乐园。7月上旬,连续高温,日温度高达40度,阳光灼人,车轮驶过的马路,霎时氤氲缭绕,路上几乎少见行人,红男绿女,翁媪幼皆蜗居空调房成一统。我则顶着头上的“蒸笼”去图书馆,偌大凉爽的图书馆,唯我一人在码字,三个小时里,不见一人走进图书馆,触景生情,不由得让我想起儿时过夏天时的一幕又一幕的奇闻轶事。

儿时的夏暑清晨,稍微有清风拂面,丝滑肌肤。然而最烦躁的就是蝉(知了)鸣,吵醒了沉睡的大地,它们嘶哑着嗓门“引吭高歌”,似乎不觉得丝毫倦怠,兴奋时还会下个“蝉雨”(蝉下的尿),让步履匆匆的行人猝不及防,又搅扰得酣睡的人们美梦戛然而止,热得身上黏稠如蒸。无奈起床,晨曦则刚刚升起,便忙着生炉子,

废纸柴屑“噼里啪啦”的燃烧声,掀开了早晨的帷幄,我用丫又将昨夜放在菜篮子里,吊在屋檐下的剩饭取下,烧一锅泡饭,并一碗碗盛好,等到家人用餐时,就能吃到清凉的泡饭,而下饭菜不是红白乳腐酱菜,就是将刚买的嫩豆腐用开水烫一下,浇点酱麻油,一口泡饭,一口酱拌嫩豆腐,丝滑爽口,齿间留香。

早餐后父母上班去了。我们这帮在暑假里的“小巴辣子”就猴子称大王,天马行空,无拘无束了。在批“师道尊严”的寒暑假,几乎没有假期作业,也不参加培训补课,几个小伙伴或同学在一起,或玩打弹子、捆纸片、滚铁圈、斗鸡跳高;或去吊井水、拾橄榄核子、河边戏水;或用两个方凳搁块木板。进行乒乓球比赛,玩得一身臭汗,在水龙头下冲淋,浇个透凉,再穿上短裤,手里提着一件汗衫,脚上蹬拉着木拖板,嘴里哼着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歌曲,一路匆匆回家,感觉唇干舌焦,一茶杯凉水咕嘟咕嘟喝下,不但没有凉快,相反汗水淋漓,凉意丝丝渗入肌肤,透心凉,舒服极了。

60、70年代,经济相对拮据,生活也不富裕,家里没有电扇,缺的是防暑清凉用品,而唯一不缺的就是每人有一把蒲扇,大人还有随身可以携带的折扇,算是防暑降温的必备“利器”。晌午,阳光炙热刺眼,热浪如蒸,氤氲袅袅,无孔不入。为了抵御热气席卷入室,家家户户都挂着竹篾门帘,既隔热透气,又防蚊蝇飞袭。我用擦过躺椅的井水泼洒在门外,躺在竹躺椅上,过道的房门开着,穿堂风徐徐吹拂,丝滑丝滑的,非常惬意。我津津有味地阅读

浩然的《金光大道》(那时,戏称八个样板戏,一个作家),心静自然凉,身上不再黏答答。高大泉带领社员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意念、决心,令人感慨敬佩。也许是上午玩耍得有些疲惫,不知不觉上下眼皮打架,一个瞌睡醒来,身上仍是汗渍渍的,我又用井水擦了把身,继续看书。

仿佛,隐约听见弄堂深处小吃的叫卖吆喝声,由远而近传入我的耳朵,顿时兴奋起来,从书包的内口袋里摸出一分钱,奔跑到弄堂口,看见一个中年男子挑着货郎担,摇着铃铛,边走边叫:“螺蛳、酸辣菜、什锦菜……”货郎走近我,我拿了个小碗说:“大叔,买一分钱螺蛳。”其实,一分钱螺蛳只有几个,是用油脂包裹的,货郎见我小鬼大,从盖着的瓷罐里舀了一小勺螺蛳,大约有十几粒,还额外加了一勺汤汁。我一路走一路吸食螺蛳,那个鲜味滋润味蕾;那个辣味,在唇齿之间缠绕。吃了螺蛳,神清气爽,精力焕发充沛,剩下的几粒螺蛳,被弄堂里的玩伴小萝卜头用脏兮兮的手抓起吸完,就连碗里的汤汁也被他舔舐得干干净净。

下午时分,家境殷实的邻居照例喝碗百合莲子绿豆汤,清凉解毒,不容易生痱子和疥疮,一般家庭就烧一锅绿豆粥,权当晚餐;一碗绿豆粥,一个馒头或是自己摊的煎饼,炒个毛豆干辣椒下饭菜。小萝卜头父亲上班的工厂,就在离家不足一站路路的纺织厂,小萝卜头告诉门卫大叔找父亲,不一会儿,他的父亲将我俩带到车间,我俩吹着电风扇,一碗接着一碗喝酸梅汤,喝得我俩肚子像个爆开西瓜。回家的路上,听到了知了吵吵闹闹叫不停,我与小萝卜头爬上梧桐树,抓了两个知了,捏在手里,知了一个劲地叫嚷:“热塞脱了,热塞脱了……”

途中经过苏州河,遇到涨水,黑臭稍微好些,看到一群大孩子在河里游泳,我不会游泳,也不敢亲近河水,小萝卜头脱下汗衫短裤,叫我拿着,他一个猛子扎进水里,激起阵阵涟漪。他也是在苏州河里玩水才学会游泳,尽管是“狗爬式”,但是能浮出水面透气,我是羡慕有加,却胆怯不敢下河游泳。玩累了,就去烟纸店买根断了棒头的棒冰,还恳求烟纸店大妈挑根赤豆多点的棒冰。嘴里含着冰凉的棒冰回到家里,已是暮色临近,大人都在忙碌晚餐。我则干些杂活,用井水将躺椅、席子、凳子、木板擦个遍,身上已是大汗淋漓,便端着个脸盆,在自来水处洗澡,几次端起脸盆劈头盖脸从头顶浇到脚,凉快爽舒。晚餐,是弄堂里的一道风景,各家搬着桌椅,拿着木板凳子,在家门口摆下“铺子”,绵延整个弄堂,只留下一人能过的狭长逼仄的通道。

邻居各家吃饭有早有晚,菜肴有丰盛和简单,我家父母不喝酒,菜式简简单单,一顿晚饭用不了半个小时,父母去忙家务、洗衣服,而我们则寻伴玩耍。邻居外号糖年糕的父亲喜喝白酒,下酒菜则在弄堂口的一家熟食店买些猪头肉,或是辣凤爪,半斤白下肚,还不痛快,非要再喝两瓶啤酒,才肯鸣金收兵。这一顿饭,要吃一个多小时。夕阳西下,路灯点亮,弄堂晚餐结束,大人有的泡上一壶茶,手里拿着个半导体,躺在桌椅上闭目养神;有的则在打大怪路子和下象棋;孩子在路灯下走军旗和五子棋;我喜欢围着隔壁脚有残疾,却一肚子学问的杨六郎讲“一双绣花鞋”……

夜深渐深,星星点亮了天空,家家户户纷纷将“铺盖”搬回家,催促孩子回家睡觉,否则夜半更深仍睡在外面,身上浇了“露水”,会罹患关节炎的。盛夏的一天,弄堂里的孩子就是这样度过的。



【札记】

## 两份宁波地图

文 俞鸿虎

1968年3月18日我参军了,穿上蓝灰色军装。第一个驻地是鄞县【现鄞州区】横溪镇,第二个驻地是东钱湖畔的莫枝镇,第三个驻地是宁波市区老港桥东。宁波老百姓对待军人非常崇敬、关爱,尤其是我——一个上海兵体会尤其深刻,无论是横溪的乡民,或是莫枝镇上赶集的老乡、东钱湖过闸的船民,还是宁波市驻地周围的居民,他们对子弟兵的关爱可以说是润“兵”细无声。宁波乡音“塘头”引导我热爱这片土地。

退伍以后借着出差宁波的机会曾多次重游宁波,月湖公园、天一阁藏书楼都去重游。退休以后更是花了大把时间去宁波看看逛逛。97年去宁波时我买了一份96年版《宁波交通旅游图》珍藏至今。近年宁波成为长三角融合发展的重要地域,东方电视台每周的长三角报道多次介绍宁波的发展变化,我每次必看。我发现96版的《宁波交通旅游图》已经反映不出她的最新发展变化了,但我跑遍上海各大书店都没买到新版宁波地图。去年,顾寄萍大哥阖家去宁波旅游,我闻讯立即发微信给他,请他帮忙买一份《宁波市交通图》或《宁波市旅游图》,大哥一口答应,几天后就快递给了我,使我能对比两份地图仔细寻找宁波的发展变化,看着两份地图自问:这还是我魂牵梦绕的那个宁波吗?

2020版地图显示,宁波市变大了,大得超过我的想象。2022年去象山农家乐,大巴飞驰在宁波的环城高速上,到横溪服务区停车小憩,我已经认不出横溪当年的

模样了,大巴在我曾攀登过的梅岭山的洞中穿行,不一会就穿过梅岭,驶上象山港大桥了。两份地图上横溪镇和横溪水库依然在目,2020版增加了“横溪风景旅游区”,驴友一看就能知道怎么安排梅岭旅游路线了。当年我坐在军车上,从东钱湖出发到宁波市,狭窄的公路上春燕绕着军车上下翻飞,陪伴着我执行任务。路过邱隘镇左转西行,直到百丈街,过灵桥(老江桥)进入市区。现在再走这条路线,百丈街还在,但马路宽敞,楼宇林立,喧闹非凡,乡村风光的莫枝镇和邱隘(读ga)镇已经成为宁波市区了。遗憾的是再也没有燕子与我结伴而行的美妙感觉了。当年我从邱隘镇转弯向东,经过宝幢镇(五乡镇),现在已经有了宝幢地铁站。往东经过阿育王古寺、大碇镇等直抵柴桥镇海边的北仑山。穿山港对面海岛就能看见靠泊的军舰、鱼雷快艇。如今北仑港早已成为过去式,穿山港雄踞穿山半岛。有小上海美誉的柴桥镇已被北仑街道围在中间。

顾寄萍大哥退休前是上海三航院高级工程师,1978年初,他所在的现场设计组进驻北仑的新碇镇,在那里工作一年多,付出不少心血和汗水,完成北仑港设计方案,他是北仑港建设的先行者和大功臣。对比地图上的无数变化,参军后的一件件往事随即涌上心头。

1968年3月19日闷罐列车到达宁波火车站,未4牌号的军车把上海兵接到横溪新兵营。由于海上刮起大风,训练我们的老班长未能及时赶到新兵营,下午,无所事事的我对刚认识的几位老乡说:“对面山上的风景太美了,一大片桃花犹如灿烂的红霞萦绕在山腰;山脚一大片白色的梨花犹如轻盈的白雾飘浮在大地上。既然没人管我们,何不去爬山欣赏

上海看不到美景!”我的话得到几位老乡的响应,说走就走,我们穿过梨树林,洁白的梨花落在脚下,不一会就看见一条古道不断向山上曲折蜿蜒,山路左边是高耸的峭壁,右边是哗哗作响的山溪,景色令我目不暇接。偶尔有农民从对面过来,看见我们这几个新兵脸上露出微笑。一直爬到山脊,我向南方远眺,波光粼粼的象山港映入眼帘。回营以后却挨了排长一顿批:擅自外出,违反纪律!进入军营第一天就塌了上海兵营的台。

第二个驻地——莫枝镇东钱湖畔。第一次站岗。酣睡中,我被老班长推醒了,一骨碌爬起来,摸黑穿戴整齐,从枪架上取出自动步枪,走出营房。外面漆黑一片,雨停了,天上,星星神秘兮兮地眨着眼,营房紧挨狭窄的山间公路,对面水田传来“呱呱”蛙鸣,下面不远处,美丽的东钱湖似乎也睡着了。老班长低声传达了今夜口令:“前线”,交代几句,回营房睡觉去了。谁知第一次站岗我就遇到六团鬼火,每团鬼火相隔一米多,大小跟小孩脑袋相仿,一上一下,晃晃悠悠,飘飘忽忽,活像是人走路的模样。我在紧张中成功面对鬼火,完成了站岗任务。

第三个驻地是宁波市区老港桥东的名叫新河头的城乡接合部。就在宁波市,1968年11月16日我在一艘小船上光荣成为共产党员,入伍八个月不到,是那批上海兵第一个入党的新战士。由于我的带头作用,上海兵个个靠拢党组织,各项工作奋勇争先,部队出现上海兵与农村兵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。当时没有预备期,上级党委批准后即是中共正式党员。1969年我在军港参加部队党代会,与首长一起商讨加强海防建设大计。2018年党的诞辰纪念大会上我荣获“‘光荣在党

## 《香樟树下》 征稿启事

我们想要找到举起相机记录身边美景、拍下精彩瞬间的你,我们想要找到提起笔杆写下身边趣事、记录生活感悟的你,我们更想找到泼墨挥毫、妙笔生辉、丹青妙手的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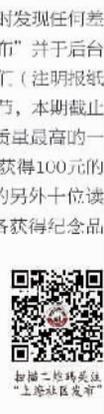
如果你在摄影、写作、书法、绘画等方面有兴趣,欢迎投稿。书面稿请寄:龙华路1887号3楼华阳社区晨报;电子稿请寄:  
yufei@sqcbmedia.com

## 纠错有奖

欢迎大家来做“啄木鸟”

如果您在阅读本月《社区晨报》时发现任何差错,可关注微信公众号“上海社区发布”并于后台留言,将您发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(注明报纸名称、所在版面、文章名称、差错细节,本期截止日期为2025年3月1日)。本月纠错质量最高的一位读者,将成为最佳“啄木鸟”,并获赠100元的现金奖励;本月纠错质量相对较高的另外十位读者,则将成为优秀“啄木鸟”,并各获得纪念品一份。

2025年7月优秀“啄木鸟”:叶珍珠、唐金虎、徐鸣、邵明理、风行天下、龚火柴的、早睡早起、oldbill、Aurora、小飞(以上部分为昵称)  
2025年7月最佳“啄木鸟”:张浩良



50年’纪念章”。一有闲暇,我会找出两份宁波地图,不厌其烦地寻找我的足迹,在我心中,宁波是我的第二故乡。